



真善忍美展感动加拿大 京士顿观众

真善忍美展目前正在位于加拿大安省京士顿市的女王大学展出。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乔高及数位京士顿市议员来到教育学院邓肯麦克阿瑟大厅的美术馆参观画展，并表达了他们的感受。

京士顿市议员罗伯·麦斯森看到《为什么》这幅画时流下了眼泪。画中讲述的是一对母子在中国大陆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拘留。画中小男孩紧握栏杆，身上带着血迹，浮肿的眼睛里隐现着泪光。麦斯森说，他看到画中的孩子想到了自己的儿子，画中表现的情形真是太惨了，他感到愤怒和伤心。

京士顿市议员马克·吉瑞森表示，这些画讲述了正在中国发生的罪恶，看到这些图片，读到这些故事，使人们意识到问题多么严重，更多的人应该来看，这很重要，人们应该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他说：“我以前听说过很多迫害的事，我看到《苏家屯的罪恶》这幅画，



市议员罗伯·麦斯森观看油画：左幅画为《为什么》右幅画为《苏家屯的罪恶》

来不知道中国还在发生这样残酷的迫害，你们辛苦了。”有的表示要将自己知道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真善忍美展感动各界观众

【明慧网】“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世界各地展出，作品是由一群不同背景而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创作的。这些艺术家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得到了身心的健康与精神的升华，进一步领悟了宇宙人生的真谛，找到了多年来对生命与艺术探索的答案。这些作品展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生命同化真善忍的升华，在当前这场人类的浩劫——中共独裁者发起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善与恶的表现，以及善恶有报的宇宙法则。精美的画作和背后真实的故事打动了世界不同地域民众的心灵。

他们不施任何麻醉药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真是惨不忍睹，我真是感到很悲伤。”

京士顿市议员丽莎·奥森内克说：“很难想象这些迫害发生在一群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信仰法轮大法的人身上，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日本千叶县美展闭幕
有缘人学炼法轮功

八月十一至十五日，日本法轮大法学会千叶支部于千叶市文化中心五楼的市民沙龙展厅成功举办真善忍美展。五天的展出期间，五名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日本民众开始学炼法轮功。

巡回世界四十多个国家的真善忍



日本千叶观众认真欣赏真善忍美展作品，观众正面欣赏的画为《誓约》。

国际美展，带给千叶县民众的是心灵的震撼和感动。多名参展者都深深触动而掉下眼泪，他们对法轮功学员说，“这些了不起的作品让人感动。媒体也不报导，从

来不知道中国还在发生这样残酷的迫害，你们辛苦了。”有的表示要将自己知道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之前，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九八年五月十五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亲赴法轮大法发祥地长春考察。九八年九月国家体育总局抽样调查 12553 名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 1700 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费 2100 多万元。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至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一百一十四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各民族人民的尊崇与珍爱，已有上亿人修炼受益。法轮大法已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 3000 多项。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转法轮》成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书籍之一。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

请关注

身边本不该发生的迫害

九死一生，陈振波被迫害致残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一日】我叫陈振波，家住山东省平度市福安花园，原金华元种业有限公司会计。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因散发真相材料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平度警察非法抓捕，后被关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住地），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这段时间里，为逼迫我转化，劳教所对我实施了灭绝人性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我以一个残废的身体被抬回家。

以下是在劳教所里的遭遇，希望世人了解中共劳教所里的黑幕及对人性的摧残，声援所有被中共非法关押、像我这样遭受迫害的善良人。也希望不明真相的人认清中共本质，远离邪党，远离灾难。

第一阶段：小打小骂

二零零九年一月八日，我被平度市恶警正式投进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分在二大队一班（吸毒班）。先被关在仓库和浴室共半个月，恶人周桂梅（山东即墨市）、蔡云娥（山东东营市）企图转化我，逼迫我放弃修炼。转化失败后，于阴历腊月二十七（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把我关进厕所（约四平方米，一年半的劳教刑期在这里住了八个多月，两个大年初一在这里度过）。

这第一阶段的一个月时间，由包夹刘文蓉（四川人）为主监管，一名协助包夹（一天一换，都是二大队一班的劳教人员）。这期间对我采取饥饿、不许上厕所、不许洗脸、刷牙、洗脚、洗头、洗澡等手段。当然也少不了侮辱谩骂，有时拳打脚踢，逼我转化。在厕所罚我靠着便盆面壁坐小凳，不许睡觉，我一迷糊，包夹就敲面盆惊醒我。大约第三天晚上，我晕倒了，她们拿进一块小木板要我躺在上面（约一个平方，伴随了我一年半时间）。后来每天只允许睡四个小时。

挂铐子七天七夜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警察夏丽、宋敏、刘桂珍塔等共四人，全副武装、拿着两副铐子气势汹汹来到厕所，把我拖到厕所窗下，两只手铐在窗两边的铁棱子上，脚站地上，身体站直，人体成十字型固定住，没有一点活动余地，就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样。我极力反抗，用自己的头撞击铁棱子，并大喊法轮大法好。夏丽用宽胶带把我的嘴封起来，胶带围着我的头缠了好几圈。赵彦（吸毒者、青岛人、三十七岁）和刘文蓉用被套套在我头上，拼命往前拉，大约拉了五分钟，我感到颈椎疼痛难忍，造成我颈椎、脊椎、胸椎、腰椎扭曲，不在本位，绞着一股劲。这期间，困了稍一迷糊，身体下坠，两手腕就被铐子勒紧，疼如刀割，只看到手、胳膊发青色，手腕流血。二大队一班的劳教人员七、八人轮流看管我，有时给我一口菜吃，没记得喝过水。因神志不清，只记得有时有好心的劳教人员偷偷给我接尿。七天后把我放下，我的手已无知觉，手腕的一圈长满了血泡，象肉瘤，三个多月后才消去，直到现在还有伤疤。

第二阶段：暴打十五天

摘下铐子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二零零九年三月六

日，恶警又对我进行了更为残忍的迫害。赵丽丽安排姜丽霞、孙丹丹来监管我。据说她俩是二大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最厉害的，经她俩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不出三天必转化无疑。

到了晚上，姜丽霞、孙丹丹就来到了厕所，先给我扒掉了棉袄和毛衣，上身只穿秋衣和单层的劳教服，又开窗、开门，并说警察叫脱的，不脱她俩就加刑。那是山东春天特别冷的那个时候，当时外面正下着大雪，不时把乱碰乱闯的雪片送进来，阴森恐怖。孙丹丹说：“你不是不转化吗？我们已换上鞋（硬底鞋）伺候你了。”她们要我站在一块三十公分的地面砖上，立正站着，不准靠墙，双手贴裤缝站好（以后整一个月罚站），接着就用脚踢头、后背、前胸、乳房、阴部，用拳头打，累了歇歇再打。姜丽霞咬着牙两手撕着我的头发用力拽，用鞋底打胳膊、脸，用笤帚打头，不住往我脸上吐痰，一晚就这样过去了。这次被她们打得前胸后背的肋骨象断了一样的疼。

之后半个月一直这样折磨我：不让吃饭，并且把这口馒头先在厕所地上擦擦再给我吃；不让睡觉，有时我站不住，头撞在墙上，有时撞在地下，昏了就不知他们怎么打，醒后只感到浑身疼；不让喝水，有次打昏了我，用水泼醒后，又用暖瓶泼时，我说：“你别泼了，把水让我喝了吧。”她让我喝了一口，后来我看到盖里面有痰，下次我再要求时就不给了。不让洗漱，这半月也同样一次没洗漱，到那时，已经三个月没让我洗漱了，脸、脖子、身上都是黑的，流出的眼泪煞的眼挣不开、感觉牙很厚。不让上厕所，有次我实在憋不住脱下裤子就在地下尿，她俩把我的棉袄和羽绒服拿来擦尿。半月结束的时候，实在憋不住了，我要求大便，姜丽霞和孙丹丹不允许，宋丽娟（警察）说，“明天再说吧。”我就要大便，两个包夹就变本加厉地打我，以后我曾经最长四十几天没大便。

第三轮攻势：三十天

我的丈夫关心我的情况，但因他相信中共所谓的“和风细雨”的转化，每月至少和赵丽丽通一次电话，并不知这些迫害。大约是二零零九年七月份，问我情况时赵丽丽说：“第三轮攻势就要开始了，这次再转不了，就没办法了。”二十四小时只许小便一次，有四次是隔三十个小时才准小便一次。一个月不许洗漱，最热的夏天手、脸一滴水都没沾着，看着手都是黑的，王倩告诉我眉毛成了白的（因为身上干燥起皮，眉毛上挂满了白的干皮肤）。有时罚站、有时罚走，因头晕，有时走到墙上，有时走到包夹身上，有时走到暖瓶上。包夹经常用拳头、用手掌狠命地打我的头、打脸、打鼻子、打眼、打嘴，脸上整天青、肿、血迹不断，有时用脚踹腿、踹脸，用拳头打遍全身，只不打后背（因为后背已成重伤），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高声辱骂不堪入耳，并辱骂我的母亲和女儿。有一次王伟咬着牙用木板（四十公分长、八公分宽、厚）打我头，连打四下，我晕倒了。她有一次说：“用脚踢肚子，检查还检查不出伤来，还叫你疼，我在外面治一个女孩，用铁丝拴住她的奶头，牵着她转了一圈，她疼的叫我奶奶求饶”。说完就拽着我头发按倒在地，用脚踢我肚子。

有一次将我打的很厉害，我趁着还没被打晕，就大喊救命。一个财务科姓张的警察在我们门口值班，推门进去恶狠狠的大叫：“你到窗户跟前喊，看谁能来救你”。王玮用手硬扭我已经歪了的头，拧我长期麻疼的左胳膊。有次郑锦霞（警察）在门外值班，听到我的哭声，说：“准备好臭裤头、臭袜子，再哭就给她堵嘴”。王玮和徐劲都曾经用笤帚沾了尿抹到我嘴上。赵文辉看到往外倒尿桶，说：“不用急着倒，还不臭”（一般三天以后的才允许倒掉）。徐劲就又提回去。

摧残病体

这次暴打过后，把我关进了警察办公室。赵丽丽对我说：“陈振波，从今以后我不会叫人捆你一指头。”这里的包夹是孙丹丹、姜明霞、徐劲，她们真的不打了（据说是外面网上舆论太大，检察院曾经去找我落实被打情况，怕我死了不好交待，换了几个队长）。

有一天下午，我在咨询室晕倒了。王智（吸毒者，四川人）、吕华丽在场。一个医生给我量了血压，走后，赵文辉说：“陈振波你没事，别躺着，起来。”我头晕、恶心爬不起不来。赵文辉指挥王智把盖在我身上的被拿走了。那是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外面下大雪，刮北风。赵文辉指使开窗开门，我冻得抽风，手指不能弯曲，全身发颤。吕华丽可怜我走到我床边，赵文辉把她赶走。几天后，又把我关进了厕所。赵文辉和夏丽规定：早晨给一小块馒头（三角钱一个的馒头）、中午一小块馒头、一点菜汤（里面有四片左右白菜）、晚上一小块馒头；不允许洗漱。从那时开始，不让吃饱饭将近半年时间。这段时间，我站不起来，腿不受大脑指挥，走路都是两个人驾着，左腿麻，左脚被拖在地，随身体移动。躺在厕所里起来时，都需要两个人拖。

欲掩罪恶：强制就医

长期的暴打，致使我颈椎、脊椎、胸椎、腰椎受损变形；头向左歪，不能走路；一段时间上下牙对不齐，咀嚼、下咽困难；眼睛视力几乎丧失；左身麻木；腿脚肿胀；小便失禁。但对法轮大法的坚定信念，支撑着我还是活了过来，这便给劳教所出了一道难题，弃之无法，只得治疗，以推脱责任。

二零零九年春天，第二次暴打之后，我的头抬不起来，身子弯着，走路时两脚不受大脑支配，向两边甩，不走正路。赵丽丽带我去医院检查。赵丽丽和医生在里间一起待了足有半个小时，要我在仪器上转来转去，估计拍了好多片子，在她和医生交谈的时候，偷偷看到了一张纸片子上面的医嘱：颈椎成S型，强迫性错位，第三、四、五、六节孔变小。当时的主治大夫当着我的和赵丽丽的面说建议做牵引治疗，我同意，并向赵丽丽不只一次要求，均遭拒绝。二零零九年夏天，赵丽丽说：“王政委下了指示，一定给你治好。”骗我说去医院做脊椎片子，结果出来的还是颈椎错位（148医院）。又一次赵丽丽骗我去83医院，宋丽娟（警察）说“进去看看你肿的腿。”我刚进门诊就看到医生手拿片子朝窗正在看，说：“不但颈椎歪，头也歪。”赵丽丽决定：每天四个警察陪同我去医院拔罐、针灸、烤电、按摩。在赵丽丽指挥下，给我强扭头，医生说：肌肉都僵硬了。

在今年五月三十日刑期将到之时的夜晚十二点左右，我冥冥之中感觉有人在我床边，睁眼一看，发现两个人。

我大喊：“谁、要干什么！”那两人拔腿就跑，我听到隔离门甩门而去的声音。第二天问值班劳教人员李艳艳，她说：“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两人那天晚上要对我干什么，让人恐惧，恐惧之极！

非法关押期间对家属的欺骗

劳教所有一年半的时间没让我的家人见我一面。在此期间：二零零九年一月，女儿和她淄博的两个同学去看我，赵丽丽说：“没有当地六一零的介绍信不能见，”还恐吓她。丈夫二零零九年九月份去看我，赵丽丽说：“现在是甲流时期，省里有规定，谁也不能进，你要见必须要省里批准。”大弟弟去也同样没见上面。丈夫要求通一个话，也被拒绝。我的父母多次要求去看我，均被拒绝。赵丽丽给的理由是：没转化前不能见。其实，他们怕家人看到被折磨致伤残的真实情况。

我在劳教所期间，只许我发了一封向家里要钱治病的信，其余写给我父母、丈夫、女儿等的信，一概不转发。大约是二零零九年三月份，赵丽丽要我打电话向家里要钱，检查被打坏的身体。她和吸毒者赵彦在一边监督，对赵彦说：“只能说要钱的事，说别的就给她挂断电话。”她打开免提，要我和丈夫讲话，我说：“我在里面残废了。”赵彦接着就把电话挂了。赵丽丽说：“严管她！回去严管她！”那时我的头已经歪了，打完电话用手托起头。赵丽丽利用了我丈夫和我父母对司法机关的高度信任，对于我的身体状况和我在里面的真实情况采取欺骗的手段，她还多次在劳教人员中造谣，说我丈夫找了个小姑娘，已经跟我离婚了，女儿主动跟她爸爸，也去不了美国了，其造谣生事能力令人发指。

我出来后了解到丈夫经常打电话给赵丽丽，她就说我在里面一切都好。后来又说我炼功不放弃信仰精神有点不正常，妄图以后为送精神病医院做准备。

我在劳教期间，住厕所八个多月，从没住过一天宿舍。其余时间是在大队长办公室、警察办公室、大办公室、大包房（劳教人员衣被仓库）、浴室、咨询室。三个月没让我洗漱了。以后我曾经最长四十几天没大便。八个月时间，关在厕所，不许别人见到，不许告诉日期、时间。在一年半时间，我只穿了两个月的鞋，其余时间都是穿拖鞋，冷的时候十二月份才给我袜子。这就是丧尽天良的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和风细雨的转化。

走出劳教所时受的迫害

由于残酷的迫害，我已瘫痪五个多月。解教的那天，他们给我洗了头，并在我吃饭时录像了，妄图为以后推卸迫害责任留下证据。吃过饭之后，四个人用床单把我抬下楼。原本我要求丈夫来接我，后来发现是平度六一零及居委会的两男一女和一名司机，仅仅留了一个位置给我。由于自己不能坐，他们硬把我拽起来，痛的我直喊。后来他们把我拉到了青岛市绍兴路67号六一零洗脑班。下车时更被他们惨无人道的拽着四肢抬下车到楼上。到了这里，我每天都喊“法轮大法好”，使他们非常恐惧，就关闭窗子，利用我对空调过敏打开空调迫害我。当我询问他们姓名要曝光他们时，没有一个敢告诉的。最后他们不得不在七月二号让平度“六一零”接我回家。回家时，我不但双腿瘫痪，而且全身浮肿。由于当局怕我的事情曝光，对我家电话及周围进行了监控。◇

中共建政以来，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接二连三的各种血腥政治运动，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荒诞的大跃进和相继而来的三年大饥荒、

反右倾、四清、文革、“六四”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等等等等，无数善良人成了中共的虐杀对象。中共杀人太多，罪行滔天，天理不容！

再看当今的中国社会，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工人失业、农民失地，贪官横行，官商勾结，警匪一家，民不聊生，老百姓有冤无处诉，中共已经祸国殃民到了如此地步，上天还能容它吗？

共产党一向与天与地与神佛为敌，宣称无神论，战天斗地。文化大革命中，灭一切宗教，煽动善良的老百姓砸佛像，毁寺庙。今天面对做好人、说真话、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倾尽国力疯狂的、全方位的血腥迫害。十一年来，江氏集团动用了 1/4 的国力迫害法轮功，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至死，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尤其2006年初披露出来的“中共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并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暴利”的罪行，其残暴程度已经超过了“人”的行为，令全世界震惊。古训说：“天要使其亡，必先使其狂”。中共这一“疯了”的



天灭中共是天意

干坏事都得偿还。善恶有报，这是宇宙的法则，谁也违抗不了。历史曾经有过深刻教训，公元541—591年间，强大的罗马帝国无人可以征服，就因为罗马皇帝采用谎言，造伪证嫁祸于基督教，借此对基督教进行残酷迫害，上天先后四次降大瘟疫灭了这个帝国。“天意不可违”，这是古训！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对神佛天地极为不敬的恶党邪教能不遭到老天爷的惩罚吗？

古今中外有许多预言，如：中国的《推背图》、《烧饼歌》、《梅花诗》及《马前课》等；南韩的《格庵遗录》；西方的《圣经启示录》等，其准确性已被历史所验证，并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预言都惊人一致地预言这几年中共要灭亡，还记载着天灭中共时其追随者被一同诛灭的可怕惨景。到上天清算中共的时候，作为它的成员：党，团，队不也搭进去了吗？如不退出中共，天要灭它时你还属于它的一分子，那就会成为它的陪葬品，所以赶紧退出党、团、队才是上策。◇

举动正是“亡”的前兆。

一个人杀了人，法律还要制裁他，欠命还命。一个党杀害了这么多无辜就可以不还了吗？常言说的好，人不治天治，老天有眼，谁

自焚伪案多处穿帮

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人权促进与保护附属委员会上的发言指出：（中共）政府一直声称法轮功导致了死亡和家庭破裂，以此来使其对法轮功的恐怖迫害合理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调查显示，正是中共政府带来了死亡和随之而来的家庭破裂。“天安门自焚事件”实际上是中共政府一手策划和导演的。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2001年新年央视播出的“天安门自焚”节目中，穿帮镜头众多，如：

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从不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备齐几十个灭火器及灭火毯；

“自焚”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若非事先安排，岂能如此完备；

严重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切开后很快就能唱歌。对于大面积烧伤病人，记者不穿防护服，不戴口罩，就近距离采访“烧伤病人”，这些都完全不符合医学常理。

“自焚”的“王进东”全身烧得漆黑，易燃的头发完好无损，两腿中间的塑料汽油瓶在火中却不燃烧、不变形，等等。难怪有人看过央视的自焚录像后说：究竟是自焚还是演戏？

◇



劝善之语

人无道，天灾人祸。大法弟子告诉你们真相，就是想让您们在灾难来临之时能免遭一劫。机会总是悄悄地来，也会悄悄地去，不会从天上来个天使告诉你如何逢凶化吉。

当得救的机会出现在你面前，你若视而不见，总是让它悄悄溜走，最后你会发现神明慈悲地给人机会，而那些心怀善良的人会珍惜机会，那些愚钝的人不会相信警世预言，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不会理会劝善之语，那些心怀憎恨的人不会接受忠告。

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冒着危险、顶着压力，十一年如一日地劝善，这就是天下法轮功学员的一致的愿望！我们不需要任何回报，只希望你用少许时间了解真相并尽快退出党、团、队，以保障你自己的未来。

声明退党、团、队的方法

小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电子邮件 tuidang@epochtimes.com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001-702-873-1734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001-510-372-0176

家乡的父老乡亲，
您退了吗？

